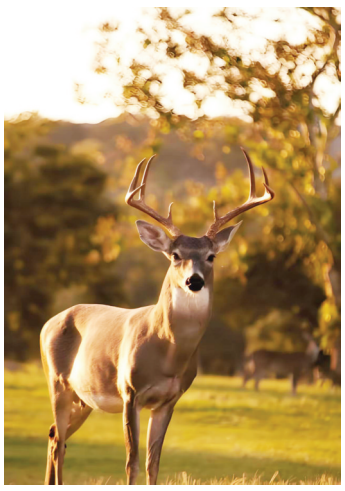
韦斯特切斯特

野鹿泛滥后

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热爱旅行,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



旅行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韦斯特切斯特郡的闺密家中,这里属于纽约的远郊,小镇上的独栋住宅都留有果树、灌木和草坪,风景优美,可以让上班族抽空享受田园生活。我一去,就发现了一个奇异现象:深秋到了,前院的苹果树,只采收了高处的果实,这是为何?难道是因为低处的苹果风味欠佳吗?



闺密无奈地解释:“那是给野鹿留的,冬天就要来临,若没有给鹿留下果实,它们就会将我种在花坛里的球茎植物挖出来吃个精光。酢浆草、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的球茎,都难以幸免,唯有郁金香的球茎,好像不太合这些白尾鹿的口味。”

啊,竟然每天都有鹿在小镇上闲逛并串门!我这才明白,闺密家种植小南瓜、土豆、西红柿等蔬菜的区域,为何围了齐肩高的铁丝网,原来,这就是简易的“防鹿篱笆”。

筑起篱笆,也不一定有用,次日清晨,我就目睹一头鹿在篱笆外徘徊,片刻之后,它将脑袋从篱笆的网眼中伸进来,用舌头顶开了篱笆门的插销,闯了进来,它熟门熟路地来到菜床前,偷吃正在转色的番茄,一身毛发在朝阳下散发金光,它也朝着有人类居住的房屋这边瞄看,那眼神,有得意,有得偿所愿的愉悦,也有一丝“看你能拿我怎么办”的挑衅。

闺密立刻冲到浴室,抄起一把长把儿清洁刷,凑近野鹿,嘴里发出“啰啰”的驱赶声,她不能疾言厉色,惹恼野鹿可大大不妙,但也不能任由鹿在自己装修一新的家中搞破坏。引导这位“不速之客”离开后,闺密叹息:“鹿太精了,看来,篱笆的门上要上锁,否则,今年的留种番茄怕是保不住。”此地的鹿非常挑嘴,只吃“切罗基紫番茄”和“紫色心跳”这些口感绝佳、颜色漂亮的传家宝品种,而这些番茄是闺密准备款待同事和亲友的,大部分收获却便宜了鹿。

20世纪中叶,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动物保护规定、狩猎管理条令和栖息地恢复政策,没想到,鹿的繁殖能力惊人,不过十年时间,数量惊人的野鹿就频繁地进入农田,啃食玉米和大豆。而社区居民对野鹿的过度友善与不当投喂,也使野鹿与人类的活动界线日益模糊。当我们开车前往纽约时,会发现公路两侧的服务区内,到处贴着“将剩余食物带走,或放入‘防鹿垃圾箱’”的告示,因为,一旦在服务区的快餐桌上留下食物,鹿就会闻香而至。鹿群若是养成上服务区及高速公路溜达的习惯,后果不堪设想。2019年,一对来自纽约的老夫妻,开车时遭到一头公鹿袭击,树杈般的鹿角撬开车顶,就像打开一听罐头,鹿在撞击中不幸离世,老夫妻也吓得面色苍白。

如何解决野鹿与人类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等好几个州,已批准对部分野鹿注射免疫避孕疫苗。单次注射后,可确保母鹿长达五年不再生育小鹿,这可以帮助公众在保护野鹿和控制其种群的过度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最后,要说到在公路上遇见那些溜达的鹿该怎么办了。闺密下车,瞅准一头眼神温柔的公鹿,从侧面靠近,轻拍它的鹿角两下。说来也奇,那头鹿好像“听懂了”,它带头离开公路,母鹿和小鹿就跟在它的后面。此时,夕阳西下,正是鹿群结束一天的觅食,悠然漫步之时。闺密重新启动车辆,交代说:“与鹿交往,态度要柔和,切忌在车上猛按喇叭,那样,鹿群可能受惊,朝四面八方奔突逃散,反而可能撞击躲闪不及的往来车辆。”

成都

长壶飞水时

郭玉霞 经济师。爱好文学、摄影、旅游,无人机航拍女飞手。



他手持一长嘴铜壶,无声无息地走来。双腿微蹲,双脚稳扎,重心下沉,调整气息,右手握着壶根部的长柄,手腕内扣,只见那长壶在他的身体右侧,刹那间划出一道弧线,壶身绕过他的脖颈,稳稳地停在他的肩背间,茶艺师随即亮出一个漂亮的侧



姿,左右脚一虚一实,右手向上持壶,左手在后背帮助稳住壶身,目视茶桌,瞬间一股细流从他的背后壶嘴中凌空而出,不偏不倚,稳稳地注入茶碗中。茶碗四周,一滴水都没有。

茶艺师是位眉清目秀的帅小伙子,他身着一袭乳白色的茶服,洒脱的身姿,精准的技艺,赢得一片喝彩声。

“这娃子表演得还行!这是苏秦背剑,这招是茶艺表演中最难也是最精彩的。”说这话的,是我的邻座老伯,只见他双眼放光,看来是位老茶客。他告诉我,他姓张,几十年来,就好看个表演,喝个茶,摆摆龙门阵。说着,他捧起盖碗连喝几口,脸色渐渐红润起来。他将茶盖朝下,又转身对我说,你也快喝几口,一会儿,茶艺师就要来添茶了。

我猛喝几口,随手将茶盖立着放在茶碗旁,老张一看“扑哧”笑出声来。他拿起我的茶盖,朝下刚放好,一股细流便从远处倾泻而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水流又一滴没洒地移到了老张的碗前注水。老张笑着点头。他告诉我,茶碗的放法是有规矩的:茶盖朝下,是要添水的意思;茶盖立着放碗边,那是要赊账的意思。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刚才老张看我的茶盖那般摆放,会失笑。

茶艺师在人群中穿梭,老张的目光跟随着他。瞧那目光里的骄傲与心疼,我就知道有故事。

果然,老张告诉我,今天表演的茶艺师,是他家的男娃子,毕业后在外地也工作过几年。前些年,偶尔回来,老张带儿子去茶馆,与老友喝茶摆龙门阵。有一天,看完茶艺师的长嘴壶表演后,儿子一本正经地对老张说,自己想学这门手艺。于是,父子一拍即合,儿子拜在了老茶艺师刘师傅的门下。

好学吗?这长嘴壶手艺?

老张答道,“哪碗饭好吃?啥手艺不要坚持和付出?这娃子从学艺到现在也有六年多了。初学时,先是空壶练,步伐和身手,样样要到位。小娃子的手臂、肩背,被壶身常常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壶中装了冷水练;待动作完全练熟,形成肌肉记忆后,才在壶中装入开水练,也不能太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练成了。”老张看着儿子往来穿梭,激起一阵阵喝彩声,满脸的自豪。

老张告诉我,他儿子表演的长嘴铜壶茶技,是在四川省级非遗蒙山派龙行十八式的基础上,经过新老艺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又纳入了“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高难度动作,将武术、禅意、茶道合于一体,是四川独有的茶文化绝技。

这时,茶艺师小张走回他的操作台上添水。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走到台前,非要与小张切磋。小张手持长壶,一招一式,耐心分解动作要领,老外认认真真地跟着比划。小张将壶递给他,让其右手执壶,手腕内旋,接着,小张握住老外的左手,倾斜着举高,一股水流汩汩流入茶碗中,小张朗声说:白龙过江。

老外又惊又喜,用不熟练的中文重复道:白龙过江!喝了咱的这盏茶,一条鱼也可以化成龙!

德令哈

海子,今夜我在德令哈

朱寿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县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散文集《枫叶红了》《故乡的元素》等。



终于,我来到心心念念的西北戈壁小城。诗人海子在这里写下滚烫的句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七月的德令哈,昼夜温差判若两境。入夜气温骤降,只有裹上厚外套,才能抵御高原清冷的夜风。



夜色自远山山谷铺开,浅蓝的天幕慢慢沉为墨蓝,干净辽远。三十八年前一个雨夜,二十四岁的海子独自向西远行,停留在这座偏僻戈壁小城。他落脚德令哈的这一夜,积压了太多无人诉说的落寞。苍茫天地无边无际,他将一身孤独怅然,托付给这片沉默的戈壁。一首《日记》,让曾经荒芜寂静的德令哈被无数人知晓,这片戈壁,从此与诗歌紧紧相连。

我和海子同是皖江北岸人。我从格尔木的旅游团队独自请假离队,乘坐大巴车行驶三百三十公里奔赴此地,只为海子。

中午时分,我独自走进海子诗歌陈列馆,馆内寂静无声,时间缓缓流淌,馆内陈列着海子的照片、诗稿与文字资料,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他热烈又短暂的一生,麦田、春暖、山川、星空,干净温暖的字句,藏着一位青年对世间万物最纯粹的热爱。

我慢慢移步,停在《日记》展板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我琢磨着诗中的“姐姐”,或许是特指的某位故人,或许是种精神寄托,或许是种意向,或许是海子几番情感落空之后,心底迷茫、悲痛与失意的自我倾诉。这首牵动人心的诗,朴素文字里,盛满海子沉甸甸的心事,藏着深入骨髓的孤独。隔着冰凉的玻璃凝望诗句,一股难言的悲伤漫上心头。

我比海子年长七岁,走过更多山水,阅过更多人事,读懂了他笔下的两手空空。无关物资匮乏,而是灵魂深处缺少共鸣。天地辽阔,人海茫茫,最纯粹的心声,到头来只能说与山河风月听。

午后日头渐盛,长风掠过戈壁,曾在大湾区散文诗征文获奖笔会上结识的德令哈蒙古族诗人卓力格图,驱车带我深入荒原,去往海子曾经远眺的远方。

置身苍茫戈壁,抓起粗粝的沙石,人心底的得失、纠结、浮躁,都变得微不足道。广袤天地抚平纷乱心绪,杂念一一消散,褪去所有伪装,回归本真的自我。我终于明白,海子为何会在这片荒原卸下少年锐气,袒露心底柔软的孤寂。未经雕琢的荒原包容万象,接纳世人所有心事。站在这里,人可以坦然展露内心。

夕阳沉入山谷,告别荒原,回到酒店,晚餐过后,卓力格图离去。我独自漫步巴音郭勒河畔,静静欣赏高原夜色。

一轮圆月高悬,月色温柔,抚平世间浮躁。圆月之下星河铺展,每一颗星辰都明亮清晰。我倚着栏杆,凝望星月流水。海子不曾见过德令哈这样的圆月,我也不曾亲历那场荒原冷雨。唯有高原晚风依旧,曾经拂过他孤单的衣角。